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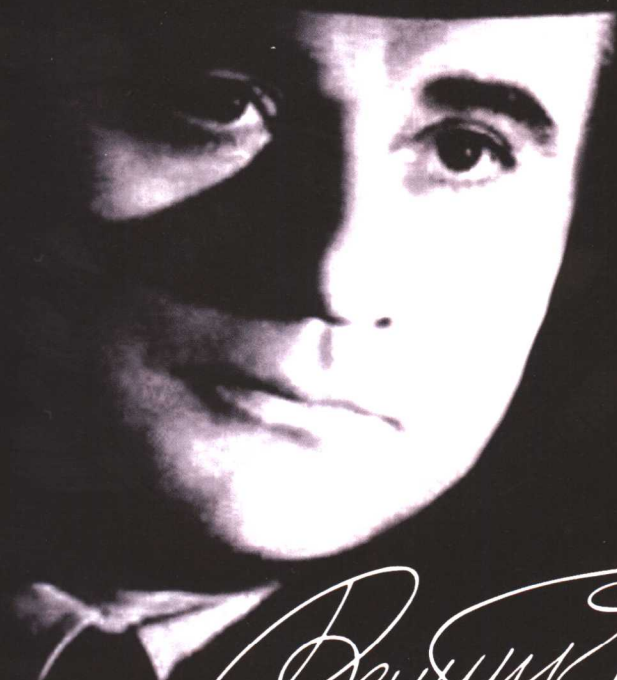
我不愿

[意]贝尼亚米诺·吉利/著

陈复君/译

在卡鲁索的影子下生活

——吉利的自述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意]贝尼亚米诺·吉利/著

陈复君/译

我不愿 在卡鲁索的影子下生活

——吉利的自述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愿在卡鲁索的影子下生活: 吉利的自述/[意] 贝尼亚米诺·吉利著; 陈复君译.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1096-070-9

I. 我… II. ①贝… ②陈… III. 吉利—自传
IV. ①K835.4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9336 号

我不愿在卡鲁索的影子下生活
——吉利的自述

[意] 贝尼亚米诺·吉利 著
陈复君 译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 9 字数: 110 千字 插图: 28 幅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6-070-9

定 价: 2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鲍家街 43 号

邮编: 100031

发行部: 010-66418248

传真: 010-66415711



译者的话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贝尼亚米诺·吉利的自传性回忆录（Le memorie di Gigli）。

吉利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歌剧歌唱家之一，是意大利美声唱法（bel canto）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的演艺生涯长达 41 年，一生演唱了 60 部歌剧、清唱剧，至 1955 年他 65 岁告别舞台为止，他参加过 3000 余场歌剧和音乐会的演出，演遍了世界各国的大歌剧院和音乐厅。他的嗓音音色优美，音区统一丰满，句法灵活完善，他有极敏锐细致的音乐感，有出色的声乐技巧，他擅长抒情角色，他的歌唱富有诗意，动人心弦。直到晚年，他仍然保有极漂亮的嗓音。他的艺术成就无疑是人类最巨大的精神财富。感谢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欣赏到他的艺术形象和美妙的声音。

读他的自传，最打动人心的的是在他朴实无华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字里行间中显露出的许许多多富有启迪的思想。

他出身贫寒，懂得生活的艰辛，但他从不抱怨命运，从不向命运低头，反而认为这是资本。他永远同情弱者，一生参加过无数慈善性演出。虽长期身居国外，却热爱祖国，他说，人们欢迎我，因为我是意大利人。我的根在这里。

他孝敬父母，他的许多做人的优秀品质源自父母的身传言教，他善良、宽容、真挚、勤奋、执着、自省……

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从不满足于已得到的成功，他认为每一次演出都是新的体验。他长期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准备新的角色。他从不嫉妒别人，总是寻找自己的不足。当人们称他是伟大的歌唱家卡鲁索的继承人时，他却说：“我不愿在卡鲁索的影子下生活，我不想成为他的竞争者或继承人，我只想成为

我自己……我不想成为企图占据卡鲁索位置的人。”他说：“为了成功，既不需要金钱，也不需要攀附，需要的是毅力，还有嗓子。”在他获得世界声誉之后，他说：“有时我感到我拥有的太多——这其实是什么也没有，甚至比没有还少。”

作为拥有辉煌成就的歌唱家，他懂得观众的重要意义。他说：“歌唱者完全决定于观众，他们是裁判、评委、审判员。”“歌唱者和观众是一个整体，他是艺术生涯中最可珍贵的。观众和演员共同演绎角色。”

总之，他闪光的思想，比比皆是，充满字里行间，令人肃然起敬。

1957年11月30日吉利因肺炎不治而与世长辞，享年67岁。他被安葬在他的故乡雷卡纳迪。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小博物馆，里面藏有他少年时吹奏过的萨克斯管，有他的所有奖品、奖状、奖牌。保存完好的他所扮演的各种歌剧角色的戏装，还有为数众多的礼品，除名人显贵送的贵重礼品外，最为珍贵的是普通观众送的纪念品，如和威尔第一起散步时用过的手杖，是一位崇拜者送给他的，还有在比利时做工的矿工送给他的矿工灯……这里藏有40余年来各国各地的评论文章集，一共有96集。更有意思的是，在小小博物馆的走廊深处，复制了吉利的化妆间，这里摆放着他用过的胡须、发套、梳子、鞋、靴……在屋子的中央有一面大镜子，上面有全家福照片，这是他永远都带在身边的。

1982年为纪念吉利逝世25周年，他的女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琳娜·吉利出版了她的著作《我的父亲贝尼亚米诺·吉利》（《Beniamino GIGLI mio padre di RINA GIGLI》）。

陈复君

2004年6月

译者的话

我怎样开始歌唱 1

教堂 7

雷卡纳迪 13

药房老板的帮手 21

安杰丽卡 27

罗马 35

最初的老师 41

服兵役 46

伊塔 57

考试 63

圣契切利亚学院 67

比赛 72

首场演出 76

征途的起点 82

疑惑 88

科斯坦扎 92

《宠姬》 96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 101

《小云雀》 108

《燕子》和《阿德丽安娜·莱科芙勒尔》 112

托斯卡尼尼 117

剧目扩展 121

南美 125

《洛勒莱》 130

目录

目录

- 大都会 136
卡鲁索的影子 141
听众——整个世界 151
夏里亚宾 158
《罗密欧与朱丽叶》 163

加埃塔诺·梅罗拉 170
柏林 175
演员的秉性 180
这里,那里,不论何方 184
歌剧演出和音乐会 189
《迷娘》 194
华尔街的危机 198
巴黎和伦敦 203
告别大都会 208

在欧洲 215
又是巡回演出 219
没有休息 224
首次拍电影 228

在故乡 232
《阿伊达》 236
在家里 241
重返美国 247
回到欧洲 251
战争 256
《卡门》 261

战后 265
巡演,巡演,巡演…… 268
告别音乐会 275



我怎样开始歌唱

当我一来到世上，我就用大声啼哭宣告了我的诞生。嗓子，这是我那时唯一可以掌握的工具。我没有财富，也没有知识，更没有其它才能。如果不是我的声带有特殊的构造，那么至今我可能还在锯木头、缝裤子、修鞋子，就像我那一辈子都住在小镇雷卡纳迪的我的父亲一样。而我1890年3月20日正是出生在那里，当然，我会和他一样，也是个穷人。但是上帝给了我一副好嗓子，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会唱歌，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会。我只喜欢唱歌，其它什么也不能吸引我。我应当唱：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的生活乍看起来似乎很轻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如此，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疑惑、动摇，没想到要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也不需要重新开始做什么，不需要作选择和决定。只有一件事我会做——那就是唱歌，而我唱了。从我小时候在合唱队里唱歌的古老昏暗的教堂，到大都会歌剧院灯光灿烂的舞台，我走过了漫长岁月。有许多日子，我不得不忍辱负重，忍受贫穷和沉重的劳动来度过这些岁月。

现在，在我回首往日时，我很高兴我早年的岁月铭刻着艰难和斗争。如果说歌唱家的生涯要求我为了即使是发出声音也必须努力，那么现在我未必会感到已达到了目的。

我的嗓子应当说遗传自母亲，至少是她第一个教会我歌唱。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在摇篮边给我唱古老的乡村摇篮曲。随着我渐渐长大，告别儿童时代，我们经常用二重唱唱摇篮曲。



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长久地搂着我，脸贴着脸，我们一起唱。她夸奖我，鼓励我，她说我已经比她唱得好。当然我使劲地否认，而她一定会强调说，谁要想唱得好，就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要有同情心和爱心。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讲道，有一个被关在寺庙里的女孩思念她那远方的爱人。歌中唱道：

我的母亲是伯爵夫人，

我的父亲是骑士……

这首歌在我儿时的想象中长期地和我的父母联系在一起。我以为这就是我的母亲——伯爵夫人和我的父亲——高贵的骑士。我为我的母亲感到陶醉，在我看来她是那样完美。我这样以为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起初，我的父母只不过是贫穷的手工匠，后来当我7岁或者稍大一些时，他们甚至失去了仅有的一切。

我的父亲多梅尼戈·吉利，因为他有一头火红的头发而被人们叫做红头发，他是一个鞋匠，而母亲艾斯特，是乡村教师的女儿。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们家一共有6个孩子，四兄弟，两姐妹。父亲既会做新鞋也能修旧鞋。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偏远的省城，工厂生产的鞋还很少，那些需要鞋的人，大多找鞋匠买，他们在自己的小作坊里和帮工或学徒一起缝制鞋子。我父亲做的鞋既不时髦也不漂亮，住在近旁阴森豪宅的有钱人不买他的鞋。父亲的顾客基本上是农民、小商人、手工匠，是雷卡纳迪的普通人。虽然如此，父亲仍然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手艺而骄傲，他骄傲他给人们提供了优质、结实的鞋。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期望他的主顾能每年都来定做新鞋。那时人们认为，一辈子有一双鞋就足够了。事实上，常常一双鞋甚至由父亲传给儿子。当然，没有一个人会每天穿这双结实的鞋。人们通常都穿木屐，父亲也会做。

不难猜想到，父亲的手艺不可能赚到大钱。但那时生活费

用不贵，加上我们又很节俭，而我母亲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虽然她身边有6个孩子，她既能操持好家务，还能帮助父亲干活。她学会了做鞋帮，起初用手工，后来学会用缝纫机。我想她大概是雷卡纳迪第一位学会用缝纫机缝皮革的人。母亲喜欢在鞋上绣上花纹，在黑色的鞋上用白线绣的花纹特别醒目。我想，这表明了母亲对艺术创作的向往。

而我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祥和、勤劳的环境里。但是我对此记忆模糊，因为在我5岁时，我的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变化。父亲辞退了大部分工人，我的兄长们不得不辍学而和父亲一起做工。如果有时晚饭要比平常差，我看得出妈妈很难受，但是，当时我当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机器生产竞争的牺牲品。以往总是向他定货的邻县的某些批发商破产了，父亲几乎失业了。他没有任何储蓄来帮助他度过难关，或者帮助他干别的手艺。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古板的人，崇尚传统，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机器，破坏了他和其他手工匠的生活，把普通手工制作的鞋变成只有有钱人能穿的奢侈品。

现在想起来，我在这新的环境里却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我不再拽着妈妈的裙子，我也开始做点什么帮助父母，这很必要。我，一个5岁的小男孩，也不得不挣钱。我开始完成各种大人交办的事。

比如说，父亲常常派我去找木匠帕洛师傅，去取在沉重的木屐上钉上钉子的后跟，这是父亲要卖给农民的。帕洛师傅很快就发现我会唱歌，除母亲之外，他是我的第一个听众。他把我放在椅子上，椅子是这样高，我不敢往下跳，看看地板我很害怕，我请求他放下我，因为父亲还等着我快拿去后跟。但是只有我妥协唱首歌，帕洛师傅才肯放我。

通常他都让我唱最新的流行曲，那时我知道的不少。在那里，在帕洛师傅的作坊里，在刨花、木屑和木工工具之间，我



得到了我一生中最初的掌声。

大概帕洛师傅对他周围的熟人谈起过我，因为很快一些各式各样我不认识的人都要求我唱歌。现在，当我替父亲去办事时，为了唱歌，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不论是我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蹦蹦跳跳，或是吃力地爬坡，我总会在半路上碰到某个坐在角落里织毛衣的老太太，她已准备好糖果诱惑我。如果我和小同伴们在喷泉旁的广场上玩耍，那些整天在那儿聊天的老大爷们会把我召唤过去，我若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唱歌，他们就不放过我。不论这种干扰我的玩耍有时使我多么恼火（不论他们赏给我糖果还是铜板），但是当我感到一种奇妙的激动时，这种恼火立刻就消失了。现在，当我在记忆中搜寻过去时，还能清晰地感到这种激动。

后来，每一次，当某一首咏叹调，一个乐句，或者是一个唱得很好的音使观众兴奋，同时也使我和他们一起高兴时，我会再次感受到这种奇妙的激动。这种激动来自于我最隐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种激动与其说是希望得到掌声，不如说是要求得到理解和接受。

我们，歌唱家，常常被指责说有虚荣心。我不想争辩，在舞台上我们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可笑的故事的确是这样。但是更经常的是，我们的虚荣心只是一种痛苦的、渴望得到平静的特殊表现，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坚定不移地、令人信服地要找到和听众的交流，使我们的歌唱能触动人的心弦，为此要克服经纪人和跟班造成的一切障碍（不管怎样，歌唱家往往是弱小而无助的）。

更不用说，我不是立刻就觉悟到这一切的，而是后来经过某些思考的结果。当然这也和越来越多的快乐有关，当我还是

一个孩子时人们就不断重复地说：“贝尼亚米内洛^①，再唱一首！”那时我就已感受到这种快乐。

但是歌唱远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快乐。如果要问我在这五年中最喜欢什么，我大概会说：“玩石子！”对这一玩耍的迷恋有一次让我倒了霉，我搅乱了全家。至今我的兄长们还常常提起这件事。那是在一个夏天，酷热难当。那一天很走运：我获得巨大成功，在敌人——别的小孩的阵地上我得到了很多“城堡”。

玩耍之后，我为自己获得如此多的战利品感到兴奋、激动，不知不觉溜进了家。从输家手里赢得的石子是我的巨大财富，我决定好好欣赏我的宝贝。为了不让别人妨碍我观赏和数数有多少石子，我躲藏在姐姐们睡觉的大床下面。

这时正是晚饭时光，餐桌旁我的位子空着。于是家里人开始慌作一团，哥哥们跑遍全城到处找我，姐姐阿塔和伊塔安慰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她总是想象会发生最可怕的不幸。哥哥们很快毫无所获地回来了，父亲决定，除了报警，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母亲仿佛猜着了，她站起来，拿起扫帚在所有的角落晃动，直到发现我正熟睡在大床下的一小堆石子旁。

时间流逝，父亲仅有的几位批发商顾主，或者破产，或者再不给他活儿干了。如果不算那些希望有一双手工制作的鞋做自己陪嫁的农村姑娘，那么他现在只能为自己的几个老主顾修补鞋了。

父亲终于很快明白，仅靠修鞋手艺已无法养家。于是决定，我的三个哥哥中只留艾吉迪奥在作坊工作。阿布拉莫去学当神甫，日后将穿上长袍。而卡特尔沃，后来成为雕塑家，为家具商作帮手。至于父亲，他十分痛心地说不得不抛弃他那样擅长的

^① 贝尼亚米诺的昵称。

手艺，去找新的工作。

后来他得到了流动商贩的许可证，做了一辆小推车，开始在商场上走动。卖些带子、花边、别针和各种小饰物等日常所需。我常常和他一起，对我来说这是很让我高兴的事。但是父亲对这种小商小贩的活儿不称心。妈妈明白，也为他不安。当父亲终于有可能做他所希望和他愿意的事时，母亲放心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教堂的敲钟人去世了，父亲请求代替他。父亲是一个忠厚朴实的人，一个真正热心的教民和善良顾家的人。敲钟人的位置给了他。这就是说，他将会有一笔小小的、但却是固定的收入。在教堂的厢房里有免费的住处和几小块可以租赁的土地。

我们立刻搬到新家。起初我的双亲毫不怀疑，正如我们那里说的那样，他们抓到了圣安东尼的胡子。这简直是太妙了，住在教堂广场，登上钟楼的顶端，召唤雷卡纳迪的居民来祈祷！但是在这一切好处之外也不无遗憾——父亲再也不能推着小车到小镇上去卖东西了，即使他有空闲的时间。现在，虽然敲钟人的薪水够吃饭，但多余的汤或面条却不能奢望了。这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比以前好起来。但是对我这个6岁的小男孩来说，它打开了崭新的视野。



教 堂

从6岁起，我就在教堂的庇荫下成长。它成为我主要的抚养者和教师，它也给了我锻炼自己嗓音的机会。我，一个来自贫困、没有文化家庭的孩子，教堂给了我很多——比我在小学里所学到的要多的多。5年枯燥乏味的义务教育是我全部的正规教育。未必有谁听到过有关雷卡纳迪教堂的什么事，它只不过在最详尽的旅游手册中才会被提到，而旅游者总是匆忙地寻找诗人恰科莫·莱奥帕尔迪（Leopardi, Giacomo, 1798 - 1837）出生的房子，也不过是匆匆忙忙地看上一眼。在艺术方面，我想，教堂也并不是雷卡纳迪最有意思的地方，实际上它和普通教堂没有任何区别。还是在中世纪建造的这个不大的、舒适的教堂后来多次重建重修过，——要使孩子对历史略有概念，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

很多年教堂对我来说好像是我的家的延伸，甚至是一部分。教堂的职事已成为像做梦、吃饭、上学一样普普通通的事。不过，钟声使这一切变得更有光彩。父亲不得不每次都爬上钟楼敲钟。在歌声和音乐之中，在乳香和教堂仪式之间，我第一次懂得了诗歌创作的神秘。

在教堂寂静的昏暗中，虽然只有祭坛上蜡烛和长明灯微弱的闪烁，但却在我眼前打开了整个世界。我完全不是一个开朗的、或是过分敏感的孩子。说实话，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但是，长期处在久远以前大师们创作的神像和圣画的环境中，

我不可能不吮吸着过去、历史，至少是意大利的过去。

除了歌唱以外我从未研究过艺术、历史，或者别的什么。除了我在歌剧中所遇到过的那些历史名字外，我只知道其它不多的几个，但不记得任何一个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但是，由于我的童年是在教堂的庇护下度过的，我很早就开始感到，那些艺术家、建筑师和我是如此的亲近，他们的作品散发着对美的挚爱，这种爱是如此强烈，使他们慷慨地把自己的创造献给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种爱也能在如像雷卡纳迪这样最偏僻的角落，创作出最杰出的艺术品。

我和这些艺术品十分亲近，要知道它们就近在我家的门旁。同时我对它们充满了崇敬之情。终于有一天，我突然醒悟，我也像这些雕塑家和画家一样是意大利人，这使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后来，无论我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无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还是奇塔德卡波，无论人们给我多少掌声，我永远明白，这是对意大利的感激，而不是对我个人：因为没有意大利，我什么也不是。意大利的形象首先总是和我儿时的图景联系在一起——雷卡纳迪亲切、朴素、古老的房子，四周我所熟悉的乡村景致。

有时我和母亲到另外的教堂去听祈祷，而我总是拉着她到圣玛丽亚·德·梅尔康蒂教堂去，因为我有一次在那里看到了一幅我怎么也看不够的画。妈妈告诉我上面画的是报喜节。我喜欢它是因为画中有一只猫，猫变成我现实生活中的报喜节。它就站在圣母修道院当中，它被手中拿着百合的不速之客——天使的出现吓得弓起了背。天使的一缕卷发随风飘逸，仿佛她直接从天上飞到了这里。

在画面前景的左边是手中拿着书的年轻的圣母玛丽亚。美丽端庄的她刚刚听了天使的话，她的样子表现出她温顺地表示赞同。我深信，真正的圣母玛丽亚正是这样的，实际上一切也

正是这样发生的。在左边深处是梳妆台，看起来这是为圣母玛利亚备用的，梳妆台上有盖着毛巾的面盆，完全和我们家里的一样，当然要稍稍大一些。

画面深处的右边，从阳台上可看到葡萄缠绕的小亭，枝繁叶茂的松树和挺拔的柏树。“圣地”看来完全和意大利一样。这时我的目光又落到猫上，我非常高兴圣母也有猫。而我还感兴趣的是，天使能放纵它，然后又抓住它吗？

许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以后，我回到雷卡纳迪稍作休息。我再次来到圣玛利亚·德·梅尔康蒂教堂去看看我儿时所喜爱的那幅画。

对猫我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画依然像从前一样美好。这是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的“报喜节”中最好的一幅。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威尼斯画家洛连磋·洛托的作品。

当我再次看到梳妆台和小亭上的葡萄藤时，我想起了我留在纽约的孩子们。他们正在听美术讲座，每个星期六他们都去博物馆。是的，可以毫不怀疑，他们对这幅画的了解会比我多。

从教堂出来，我决定徒步回家。雷卡纳迪座落在山丘上。波浪起伏的山陵，向四周伸展开来的山谷，向两边延伸，一边伸向明媚的亚平宁山脉的斜坡，一边伸向亚得里亚海海岸。

大海离小城只有 8 公里。不久前我在这条路一半的地方建了一座房子。我沿着柏树掩盖的大道行走着，看着农民在耕地，他们缓慢地赶着白色的牛群。我看见姑娘们在小溪里沐浴着她们黝黑的长发。随后，田园变成不大的橄榄林，那里葡萄藤缠绕着弯曲的树枝。需要 10 年辛勤的劳动，才能酿出好的葡萄酒。而威尔吉克奥——清爽碧玉般的葡萄酒，是在我们周围的树林中制成的，这的确是太妙了。

绘画了“报喜节”的画家是对的，他们描绘的圣地就像意大利一样。

我想，他在自己的想象中没有受骗：那一刻在我眼前展示的景色，是旧约中美妙无比的插图。

我再次感到高兴，我成长在雷卡纳迪。在那里，我所知道的有关大地的一切和我所了解的有关天上的一切，汇成一个总体——统一的现实。我的孩子生长在纽约，突然不知为何我感到很忧伤。虽然他们在那里有优越的条件，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却失掉的很多，他们在那里真的好吗？

我试图说明教堂给了我很多很多，但还没有谈到最重要的——它教会了我歌唱。当克维里诺·拉察利尼大师、教堂的管风琴手建议我父母送我到歌唱班去的时候，我还不到7岁。这是一个童声合唱，它是根据邻县洛雷托的样子不久前在教堂创办的。

我十分感激拉察利尼大师，这是一位杰出的酷爱音乐的人。对孩子非常亲切，很有耐心，甚至对那些丝毫没有这方面才能的人也是如此。他为能组成这样的合唱班感到很自豪。的确合唱班很快就得到了不小的声誉，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记得那时格里高利歌调不是必须要唱的歌。我们有一些综合曲目，其中有罗西尼和古诺的宗教音乐，有拉察利尼大师本人专为我们写的作品，还有大师特别推崇的年轻的堂罗伦磋·贝罗吉的作品。

堂·贝罗吉那时已是罗马西斯廷教堂合唱队的负责人（他在那里服务到生命的结束），是在意大利从帕莱斯特里那开端的传统宗教音乐的杰出创作者。表演他的作品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最大的快乐。现在我也自豪地回忆起他和我的友谊。

我们歌唱班共有20个人，有一个时候我曾是最小的，因此大师不得不让我站在凳子上，使得从管风琴管子的栅栏后面能看见我的头。大师对我十分爱护，对我极尽呵护，而我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在家里我是最小的，我已习以为常。直到他个别教我练唱独唱声部时，我才理解为了教会我唱歌，他为我付出的太多。